



鐔津文集

十二文十二

和16
841
7



門
號
卷

鐔津文集卷第十二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志記銘題

武林山志

其山彌杭西北其道南北旁湖而入南出西關轉赤
山逾麥嶺燕脂北出錢唐門躋秦王纜船石適秦望
蜻蜓二山垂至駝峴嶺趾左趨入袁公松門抵行春
橋橋西通南之支路過行春橋垂一里南北道會稍
有居民逆旅行人可休益西趨一里入一寺門偏合
澗橋過合澗龍迹一橋自丹崖紫微亭緣石門澗趨

冷泉亭至于靈隱寺。流水清泚。崖石環恠如刻削。乍
觀爽然也。自合澗橋南趨。更曲水亭。竝新移澗。距天
竺寺門。西顧山嶂。重沓相映。若無有窮。靈隱晉始寺
之禪叢也。天竺隋寺之講聚也。其山起歛。出睦湊於
杭。西南跨富春。西北控餘杭。蜿蜒曼衍。聯數百里。到
武林。遂播豁如引。左右臂南垂於燕脂嶺。北垂於駝
峴嶺。其山峯之北起者曰高峯。冠飛塔而擁靈隱。岑
然也。高峯之東者曰屏風嶺。又東者曰西峯。在郡又
東者曰駝峴嶺。俗謂駝死乃語訛也其高峯之西者曰烏峯。又
西者曰石筍。又西者曰楊梅石門。又西者曰西源。亦謂

西支出于西源之右者曰石人。其峯南起。望之而藹
然者曰白猿。左出於白猿之前曰香爐。益前而垂澗
者曰興正。右出于白猿之前而雲木森然者曰月桂。
白猿之東曰燕脂嶺。白猿之西者曰師子。又西者曰
五峯。又西曰白雲。又西者曰印。西南印西向前走。迤
邐於武林之中者曰無礙。又前者曰善住。竝善住而
特起者曰稽留。俗謂雞籠乃語訛也其稽留之西者曰蓮華。有
岩號玉女。其蓮華之東者曰飛來峯。乃西域異僧惠
理所謂此吾國靈鷲小嶺之飛來者也。昔多靈仙隱
焉。乃呼白猿而驗之。南屏天竺一而北嶂靈隱。其巔有

天然石梁西跨。其中有岩焉，洞焉。洞曰龍泓，曰香林。岩曰理公，龍泓前者北瞰，後者東出，謂其潛徹異境。絕浙江下，過武林，然南北根望而起者，孱顏大有百峯多，無名其名之者，唯二十有四，與城闔相去十有二里，周亦如之。秦漢始號虎林，以其棲白虎也。晉曰靈隱，用飛來故事也。唐曰武林，避諱也。或曰青林巖，仙居洞，亦武林之別號耳。然其峴鬱巧秀，氣象清淑，而他山不及。若其雄拔高極，殆與衡廬羅浮異矣。其山八九月，每夜霽，月皎則天雨桂實，其壯如梧桐子。其水南流者謂之南澗，北流者謂之北澗，自合澗橋

至于白雲峯之趾，凡八逾橋，其七石也。其一木也。北澗自龍迹橋至于西源峯之趾，凡七逾橋，其四石也。其二土木也。南澗源白雲峯之麓，東注會他支澗，逾第八橋之西，復東注會奚家澗，入新移澗，出閘口，曲流北之，合澗橋北澗源，西源山之腹，東注過騰雲塢口，稍偏楓樹塢口，湍于第五橋下，浸飛來峯趾，匯于西塢，漾渟于洗耳潭，潞于渦渚，東嶼亦謂之暖泉也，漱灑于冷泉亭下，經呼猿石門澗，潑激于伏龍泓，過龍迹橋下，東注與合澗又東注，越二里，過行春橋，下出靈隱浦，入錢唐湖。古所謂錢源泉出武林山，此其是也。南

北之澗雖多，多無名。然皆會一澗。其竝南澗而入者，曰南塢。南人謂谷爲塢，谷音浴也。竝北澗而入者，曰北塢。而北益有支塢者六：曰靈隱、曰巢楊、曰白沙、曰大同、曰騰雲。曰西源是六塢者，皆有佛氏精舍。曰靈隱、曰碧泉、曰法安、曰資嚴、曰辯利、曰無著、曰無量壽、曰定慧、曰永安、曰彌陀。曰吉祥、曰西庵。其精舍凡十有三。缺一其名。其十者在支塢。其三廢。其二者宅。正塢南亦有支塢。或無南字。皆有精舍。曰天竺、曰興聖、曰崇壽。講聚也。曰慶寧、曰永清、曰金佛、曰德澄、曰福光、曰天竺、曰禪叢也。古觀音氏垂象，與人乞靈。曰永寧。其精舍凡十。其五在

支塢。其五廢。其五宅。正塢諸塢皆有居民，錯雜。其殷處幾成村墅。然無坂墾，不牧牛犢羊豕。水陸不甚汗。其人，不事弋釣，虞獵以糲，葬自業。然同其在古潔靜。清勝之風未嘗混也。其俗在南塢者，窮于白雲峯之巔。在北塢者，至于西源，則坡地西趨。西溪南通南蕩。其泉之南出者，曰月桂、曰伏犀、曰丹井、曰永清、曰偃松。曰聰明、曰倚錫。凡泉之源七。其一，月桂在天竺寺。其一，伏犀在西來峯之巔。流液不常。其五皆在支塢。其泉之北出者，曰冷泉、曰韶光、曰白沙、曰石笋、曰白公茶井。曰無著、偃松、曰永安。北源曰彌陀。西源曰騰

雲上源西庵也凡泉之源九其一冷泉在澗壩其八
在支塢南塢其古人之遺迹若吳葛縣正字避廟諱之葛
塢者若晉葛洪之丹井者若宋謝靈運之翻經臺者
若隋真觀所標之佛骨塔者若唐道標杜多之草堂
者其北塢若漢陸棣之九師堂者若晉葛洪之伏龍
石門者若晉許邁之思真堂者若晉惠理之燕寂岩
者若晉杜師明之謝客亭者若宋智一之飯猿臺者
若呼猿澗者若梁簡文所記之石像者若梁朱世卿
之朱墅者若唐白居易之烹茶井者若唐袁仁敬之
袁君亭者一塢總十有六事徒古今相傳雖名存而

其事頗亡不可按而備書其山無恠禽醜獸唯巢构
之樹最為古木松筠藥物果蔬與他山類唯美舜與
靈山之所生枇杷桂花發奇香異耳

游南屏山記

由山之麓而上百步許則東趨抵于霽雲亭西趨則
偃僂過小石門抵于積翠亭由霽雲亭益東至于幽
居洞洞之東則深林茂草也由積翠亭益西則入于
叢竹之間陰陰森森殆不可勝數有石座環布中可
留丈由積翠亭西曲折而上抵于發幽亭視錢唐城
郭若見諸掌差發幽亭而東至于白雲亭由白雲亭

之東厥徑枝分所往皆入乎茂林修竹不知其極矣
由發幽亭又曲折而上援蘿蔓陵層崖履危磴至于
山之巔一顧四達廓如也吳江越岫儼然在乎眸子
其山控鳳凰城之西偏南走湖上高眎靈鷲而俯揖
胥山大約從麓至頂岩石皆奇殊形詭狀世所無有
如人物禽獸飛走騰踴往往至乎雲氣歛作交相掩
映真若神鬼效靈千變萬化眩人心目或聞是山者
初棄於莽蒼雖樵蘇豎子莫之肯顧培塿丘垤尚恐
不得與之爲比一日爲好事者所知闢而發之杭人
之來視莫不驚恠以爲天墜地湧皆恨所以得之太

晚游觀者於是推高是山雖瀕湖千巖萬壑莫出其
右者至於名聞京邑而賢士大夫皆樂爲是游故有
來江東者不到南屏山以謂不可余因思天下四方
有道之士晦昧于世與俗輩浮沉如南屏之始者抑
亦多矣彼有道者必抱竒材異德卓卓絕類使會知
已者引而振之資其輔相聖人之道而刑儀人倫不
亦偉乎可觀與夫山石游物又不可同日而語哉余
嗜山水之甚者也始見南屏山且喜以謂一遊無以
厭吾之心不若栖其陰藪常游其間故今年樂來息
肩于此日必策杖獨往至其幽處也思慮冲然天下

之志通至其曠處也思慮超然天下之事見至其極
深且靜處也或無極深且三字冲冥泔寂神與道合乘浩氣
沐清風陶然嗒然若在乎萬物之初是故誌之以示
其將來有慕我而為游者也

解獨秀石名

名或作志

其既名獨秀石章表民以其名為未當且以詩評之
更曰獨恠石表民能文其取義必遠然吾獨秀之義
亦未始與人語因得論之世俗所謂恠石者必以其
詭異形狀類乎禽獸人物者也為之焉如是則屏山
之石盈巖溢壑無不如禽獸人物者也何獨一石謂

之恠耶夫獨秀石有拔數仞巖然特立於山之東南
隅端莊不與眾石同趨附頗似正人端士抱道自處
不以事勢為朋黨大凡物稟秀氣而生成者其所樹
立必嶄然超出其羣吾所謂獨秀石者意其鍾得秀
氣能自植立不與其類相為附麗要詩人訝以張之
蓋欲有所警耳苟以恠石名之彼眾人者自能命之
何待不腆而名之耶無已吾請從於獨秀石

無為軍崇壽禪院轉輪大藏記

崇壽精舍轉輪藏成乃因天竺二月師遺書故為書之
按其書曰崇壽院籍屬無為軍為城中之堞堦也昔

沙門義懷於此說法聚徒懷之徒既衆且盛而經教
缺然患其無所矚覽而清河張拱感是遽相率其邑
人出財鳩工謀寫先佛三藏之說而懷師以他命既
去復命今沙門淨因往繼之而張拱益與其院僧曰
慈願等戮力必成其事既而因師復使僧處仁等募
匠氏爲轉輪藏以置其經然藏有殿環殿以衆屋總
若干楹内置佛像法器金碧照耀皆儼然可觀其用
錢凡七百萬夫轉輪藏者非佛之制度乃行乎梁之
異人傅翕大士者實取乎轉法輪之義耳其意欲人
皆預於法也法也者生靈之大本諸佛之妙道者也

諸佛以是而大明羣生以是而大昧聖賢乃推已之
明而正人之昧故三藏之取諭者諭於此也五乘之
所歸者歸於此也然其理幽微其義廣博殆非衆人
槩然而輒得故益其藏而輪之姑使乎扶輪而轉藏
者欲其槩衆普得或闕此四字漸染佛法而預其勝緣則
於道其庶幾乎是亦至人攝化羣生之一端耳其意
遠且大矣今因師從而效之其所存不亦至乎可書
也至和三年季夏十日記

漳州崇福禪院千佛閣記

大常崔禮部發使自通走杭遺書其曰崇福閣成慕

仲靈志之某初不敢爲徐思崔公名大夫也嘗爲我以輔教編布之京闕於我有高義今益以他勝事囑我是豈宜違之耶遂引其事而書之崇福在漳南爲大精舍徒衆常五百人聚居申申然尊大比丘顯微爲長老微師統此方五年其屋廬大小治之以完初其居之東有隙地微師意其形勝可置之佛閣乃引其州人王文渥謀始居無何客有來謂曰今山中水大漲盡浮其久積之材出乎江涘是足成爾也微師以其感會遂大出其寺錢百餘萬王文渥益施二十五萬助之其州之僧者俗者不啻三千人因各相助

勸其間里之樂善者出財合刻賢劫千佛與五百應真之像并彩繪五百應真者始至和甲午仲冬役土木工適適日不稍輟明年方秋而其閣成巋然九間陵空跨虛飛橋危亭騫湧旁出其所造之像繪事旣竟卽迎而內之釋迦彌勒藥師則位乎其中千如來則列于前後左右也閣之下亦以釋迦文殊普賢衆聖之像而位乎其中五百應真與十六大聲聞則列其四向嘉祐初而龍巖人日楊飾者益於其閣之南爲大阿羅漢浴室廊廡環之備法事也然其規模壯麗閩人偉之謂是閩者乃吾閩樓觀之冠也若賢劫

千如來者蓋在此劫與吾釋迦文佛相先後而見乎
人間世也與夫天地羣靈萬有而為博大勝緣者也
然聖人垂像與於天下後世固欲其人夫者觀像以
性乎無像其次欲其睹像以發其善心其次欲其瞻
像以預其勝緣性乎無像近至也發乎善心嚮道也
預乎勝緣漸上善也是三者雖於其功小差及其當
世後代成德則一也崔公書曰微師高行人能與人
為勝事人皆樂從之蒙奇其作佛閣意適合乎聖人
垂像之謂則崔氏之所稱驗矣南方之人宜知其心
無謂微師徒事土木而誇邁世俗耳彼方袍之後來

者有所營為亦宜視法於微也嘉祐四年己亥孟秋
之晦日靈隱之永安山舍記

泐潭雙閣銘 并叙

太長老曉月字公晦領禪者於泐潭十有五年矣其
道既傳益欲治其精廬其徒居晉遂以師之意勸其
鄉人哀金起閣於寺庭之左寺亦出財助之復勸乎
呂氏之良婦曰胡氏鄒氏施錢十萬起閣於庭之右
右者寘慈氏之像左者桓鳧氏之鐘又鑿密石為涌
道與周禮湧道異義也於其閣之前者十餘丈費緡錢凡五十
餘萬嘉祐庚子之仲春畢其繪事落成居晉乃因其

師遺書求蒙文而志之然吾與公晦雅素相德最厚
善而公晦爲閣之心吾知之矣公晦之意在道不在
閣閣乃寓其意耳夫入道莫先乎見聞今其閣之以
像者正人之所見也閣之以鐘者發人之所聞也欲
其卽見而明妙卽聞而頓覺乃不在語言不資文字
而挺然獨得與吾教外所傳之宗合公晦之心固如
此也不尔吾公晦豈肯徒事其土木也泐潭山水清
勝乃昔大禪德道一馬祖遺迹之地一公道在佛氏
之教爲大至公晦居是有所爲又能益推道於人其
於一公始有所振也而與夫施者爲福爲勝利詎可

量乎美哉公晦又閑治世聖人之書其識精通於今
之禪者尤爲賢豪故以其閣復爲之銘曰

惟閣鏗鐘惟閣儼像像正尔見鐘發尔聽惟視惟聽
乃正爾性勿謂道遠在尔一瞬勿謂聖遠在尔斯振
惟閣惟樹吾有所寓惟鐘惟像迺爾神獎咨尔學者
宜知尔師慎尔視聽勿謂徒爲

清軒銘 并叙

高識上人闢其精舍之南廡盡得夫山川美景而濯
濯可視武功蘇子美始名之曰清軒其後賢士大夫
多游賞而賦詠之上人乃以其意因命潛子銘之既

不得讓乃謂上人曰天地萬物莫不有清濁其氣象
皆能感人而為正為亂夫天地之清其感人也肅聖
賢之清其感人也莊時世之清其感人也修山川之
清其感人也爽天地與時世之清化工吾不得而擬
議若夫聖賢山川之清者是可推之以益於世也適
上人敞是軒也會其山之靜水之清以待來者而賞
之者其心開神爽思慮不復滯滯是亦益於人多矣
或有開爽其心神而思返乎泰清至靜或云逍遙則
其為軒之意愈得也潛子因而銘之曰
天地萬象有濁有清惟清感人人斯正也惟濁感人

人斯亂也惟清惟正乃懋爾德惟濁惟亂乃滋爾慝
鑒哉君子擇時所適戒哉君子慎時所翫爾軒惟明
爾景惟清有山崇崇可以據情有水泚泚可以濯纓
既潔乃志既清乃神惟清惟潔乃為至適勿陋於軒
茲為嘉賞勿謂外物茲為神獎惟清惟軒惟道所假
克勤乃意彼上人也元集中不署名可疑也
今謂高識者乃寓意耳

南軒銘

并叙

南軒在南屏山之直北其山相去也不數百步倚軒
而視草樹雲物秋毫不隱雨霽山光清發碧照枕簟
夏之時景風飄飄不挹自來冬之時正抱太陽後爍

從或寒慘客有紆餘閑散無所用於世得終日俯仰
於其間往往襟袍軒豁神氣浩然若外天地而獨立
夫古之達觀者孰不貴得所適事苟可以正思慮使
吉凶悔吝不害於道雖茅茨土階不爲陋也陶淵明
云嘯傲東軒下聊復過此生豈非得所適耶南軒予
客舍之後楹也威師不以不肖館之于此會事欲引
去念南軒資之全愚侶得所適雖主人以事役之猶
且趨命况辱其以德義接之又豈可與南軒輕離銘
曰
顧南軒伊何偃仰躊躇我發彼美彼適我愚我與南

軒相須

舊研銘 并叙

余在故鄉時亡友道士馬知章出端溪硯爲贈及遊
四方視且俱行于今十有四年矣知章不幸早死嗚
呼知章爲人有信義好學問耿潔務持高節未果其
志而天奪之壽視硯往往想見其人故持之而未嘗
棄置是歲康定紀元之季冬也爲之銘曰
若人云亡道交已矣金石而心視此寶此
題錢唐西湖詮上人荷香亭壁
西湖氣象不並他處朝暉夕靄黯澹清瑩無時不好

山嶂樓閣金翠交眩荷花戰風芳香四散薰然乍眠
恍若異境然人心清濁感物乃尔而爲道者安得不
釋其所居詮上人諷經詠詩習草聖書敞荷香亭資
湖景而助清心慕道之興可見矣熙寧己酉季冬二
十五潛子題

文中子碑

原天下之善者存乎聖人之道文天下之理者存乎
聖人之才有其才而不有其道教不及化也有其道
而不有其才化不及教也堯舜得聖人之道者也禹
湯文武周公得聖人之才者也兼斯二者得於聖人

孔子仲尼者也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仲尼歿百
餘年而有孟軻氏作雖不及仲尼而啓乎仲尼者也
孟軻歿而有荀卿子作荀卿歿而楊子雲繼之荀與
楊贊乎仲尼者也教專而道不一孟氏爲次焉去仲
尼千餘年而生於陳隋之間號文中子者初以十二
策探時主志視不可與爲乃卷而懷之歸于汾北大
振其教雷一動而四海尋其聲來者二千之徒肖乎
仲尼者也時天下失道諸侯卿大夫不能修之獨文
中子動率以禮務正人拯物嘗曰天下有道聖人藏
焉天下無道聖人章焉返一無迹庸非藏乎因一以

濟能無章乎。昔二帝三王之政正而未記，諸侯五伯之政失而未辨。仲尼文之爲六經，備教化於後世也。後兩漢有天下，雜用王霸治，至其政之正者，幾希矣。魏二國抵南北朝，紛紛乎而人道失，極或作拯字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規。先王之道，撫撫將明，夷於地。文中子憂後世無法，且曰：千載已下有治仲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矣。固採漢魏與六代之政文之爲續經，廣教化於後世也。非有聖人之道，聖人之才，而孰能與於此乎？文中之於仲尼，猶日而月之也。唐興得其弟子，輩發文中之經以治天下，天下遂至乎正。禮樂制

度炳然，四百年比隆於三代。噫，仲尼之往也，幾百年其教禍於秦，弟子之行其教而仕者，不過爲列國陪臣。文中子之弟子爲天子相將，其教也播及于今，何其盛哉！高示遠邁之如此也。天其以仲尼之德假乎文中子耶？吾不得而知之。讀王氏世家，愛文中之所得大矣哉。故碑云：六經後兮治道不精，太倫麗兮權譎興行。文中作兮，頽波澄清。六經續兮天下化成，孔子如日，今文中兩明彌萬世兮莫之與京。

杭州武林天竺寺故大法師慈雲式公行業曲記

法師諱遵式字知白本姓葉氏臨海郡寧海人也初其母王媪乞靈於古觀音氏求男一夕夢其舍灑然有美女子以明珠授使嚙之及生法師方七月已能從母稱乎觀音稍長不樂與其兄爲賈遂潛往東掖師義全出家先一夕義全夢有童子處其寺佛像之左者翌日法師至其夢適驗十八落髮二十納戒於禪林寺明年習律於律師守初當時台之郡校方盛諸生以法師俊爽屢以詩要之業儒法師卽賦而荅之其詩畧曰真空是選場太覺爲官位已而入國清晉賢像前燼其指誓習乎天台教法徐鼓笈趨寶雲

義通大師講席道中夢一老僧自謂吾文殊和尚也及見通乃其所夢之僧也卽服膺北面受學未幾凡天台宗之所傳者其微言奧旨而法師皆得智解豁然出其流輩會其祖師智者入滅之日遂自燃頂終日誓力行其四種三昧因說偈以效其誠凡其詩偈 集此皆畧不書通師旣逝而法師卽還天台以苦學嘗感疾嘔血自謂必死毅然入靈墟佛室用消伏呪法而詛曰若四教興行在我則其病有療不爾願畢命于此方三七之夕忽聞空中呼曰遵式不久將死法師益不懈至五七之日遽見死屍盈室法師不惑踐之以

行道其屍卽隱七七之日讖訖復聞空中聲謂曰十方諸佛增汝福壽其夕殊寐恍惚見一鉅人持金剛杵擬其口驚且覺而其病遂愈後辯益發聲貌形神美於平日法師大感益欲從事於此遂著書曰觀音禮文方題筆遽有奇僧遺之書名自意趣與已著本畧同淳化初法師年方二十有八衆命續居其師之寶雲講席講四大經積年法華維摩涅槃金光明經一旦有施氏胎驢馳來伏其座下若有聽意其後以時而至者凡四十日產而迺已驢果有人之意不亦異乎至道丙申之歲法師結乎黑白之衆信者按經習夫淨土之

業著書曰誓生西方記復擬普賢益爲念佛三昧師處寶雲更十有二載未嘗持謁與俗人往還自幸得觀音幽贊命匠氏以梅檀爲大悲之像刻已像而戴之益撰十四大願之文其後工有悞折像所執之楊枝者法師敬且恐卽自以接之不資膠漆而脗合如故咸平三載四明郡大旱郡人資以其雨法師用請觀音三昧冥約若三日不雨當自焚也期果雨其郡蘇太守以爲異乃卽碑其事咸平五年法師復歸于台欲東入屏居而徒屬愈繁乃卽其西陽益宏精舍據經造無量壽佛大像相率修念佛三昧著淨土行

法之說其邑先有淫詞者皆爲考古法正之濫饗者
徹去其所謂白鶴廟者民尤神之競以牲作祀法師
則諭其人使變血食爲之齋及其與衆舟往白鶴而
風濤暴作衆意謂神所爲法師卽向其廟說佛戒殺
之緣而其浪卽平尋命其神受佛之戒此後以牲祀
者遂絕卽著野廟誌乃與神約而民至于今依之也
祥符四年會章郇公適以郎官領郡丁僧夏制乃命
僧正延法師入其郡之景德精舍講大止觀其夏坐
畢有三沙門被衲無因而至請與孟蘭盆講席方揖
坐而忽不見法師嘗以勝事他適道出黃巖有一豕

犇來繞師所乘已而伏前意若有所求衆嗟咨不測
其然徐推之乃豕避屠而來也遂償其直教屠者釋
之命豢其妙喜寺名之曰遇善夫豕之果饗德邪人
其何哉台有赤山寺高爽而瀕海法師嘗謂人曰此
宜建塔其衆鄉人樂聞皆曰是山之巔每有異光照
耀海上其光之間益見七層浮圖之影然其所照之
至處四十里皆捕魚者簷梁周之法師知其發光欲
有所警益勵衆必塔之及其事址發土果得石函之
效塔成亦以七級應其先兆而斯民不復漁也法師
方百日修巖于東掖山也會其時大旱水不給用乃

出舍相之俄以其錫杖卓之石泉從而發激今東掖
所謂石眼泉是也初杭之人欲命法師西渡講法雖
使者往還歷七歲而未嘗相從及昭慶齊一者率眾
更請乃來至是已十有二歲矣先此法師嘗夢在母
之胎十二年校其出胎而入杭迺其夢之效也至杭
始止乎昭慶寺講說大揚義學者嚮慕沛然如水趨
澤杭之風俗習以酒餽會葬法師特以勝緣諭之其
俗皆化率變葷爲齋因著文曰誠酒肉慈悲法門以
正其事其人至今尚之明年蘇人以其州符迓法師
就開元精藍晝夜專講法會盛集黑白之聽者謂日

萬夕千其人不飲酒噉肉者殆傾郭邑酒官屠肆頗
不得其售也遂謂其徒曰吾祖智者遺晉王之書六
恨其一適以法集動衆妨官爲之患余今德薄安可
久當此會去之乃翻然復杭方祥符乙卯之歲也刺
史薛公顏卽以靈山精廬命居法師昔樂其勝槩已
有棲道之意及是適其素願也其地乃隋高僧真觀
所營之天竺寺也歷唐而道標承之然隋唐來逾四
百載而觀公遺迹湮沒殆不可睹法師按舊誌探於
莽蒼之間果得其兆卽賦詩作碑紀之此始謀復乎
天竺也初其寺之西有隋世所植之檜枯枿僅存至

此而復榮蓋其寺再造之證也因名之曰重榮檜益
以其香林洞口之石上梅其山之本腹內竹石向竹
者與檜爲天竺四瑞作四詩紀其勝異居無幾而來
學益盛乃卽其寺之東建日觀庵撰天竺高僧傳補
智者三昧行法之說以正學者祥符之九年天台僧
正慧思至都以其名奏之遂賜紫服尋復請講於壽
昌寺罷講過舊東掖謂其徒曰靈山乃吾卜終焉之
所也治行吾當返彼尋援筆題壁爲長誼以別東掖
還天竺凡夏禁則勵其徒共行金光明懺法歲以七
晝夜爲程官保馬公旣老益更奉佛尤慕法師之言

遂爲著淨土決疑論馬公鑱板傳之逮王文穆公罷
相撫杭聞其高風因李明州要見于府舍旣見王公
奇之不數日率其僚屬訪法師於山中卽命之講乃
說法華三法妙義其才辯清發衣冠屬目王公曰此
未始聞也卽引天台教之本末欲其揄揚王公唯然
尋奏復其寺得賜天竺之名王公書其榜尊君命也
王公始以西湖奏爲放生之池者亦法師以智者護
生之意諷而動耳其王公出尹應天方微疾夢與相
見而其疾卽瘳乃遺之書盛道其事以謂相遇平生
有勝緣移江寧更迂於府舍問法留且三月王公始

欲爲僧伽像疑而未果法師乃爲其推觀音應化徧
知無方者示之先此法師嘗夢與王公在佛塔中有
老僧者擘金鈴而分之二人益說此以驗適論王公
曰實金陵之謂也旣造像卒持與法師因撰泗州大
聖禮文以尊其事王公益與其秦國夫人施錢六百
餘萬爲其寺之大殿者法師以復寺乃自皇家與
王公也特有所感遂重集天台四時禮佛之文勉其
徒行之欲以報德會乾元節王公以其道上聞遂錫
號慈雲自是相與爲方外之遊益親形於詩書者多
矣若其所著圓頓十法界觀心圖注南岳思師心要

偈之類皆爲王公之所爲也天聖中公終以天台教
部奏預大藏天台宗北傳蓋法師文穆公有力焉始
章獻太后以法師熏修精志乾興中特遣使齎俸益
百兩命於山中爲國修懺遂著護國道場之儀上之
請與其本教入藏天聖改元內臣楊懷吉東使又賜
之乳香臨別楊以法師善書求其筆迹卽書詩一闕
與之楊遂奏之明年又賜銀一百兩飯山中千僧然
其時之卿大夫聞其風而樂其勝緣者若錢文僖楊
文公章郇公他公卿益多恐斥名不悉書法師閑雅
詞筆篇章有詩人之風其文有曰金園集者天竺別

集者曰靈苑集然修潔精苦數自燼其指而存者一
二耳逮其持筆書翰精美得鍾王之體靈山秋霽嘗
天雨桂子法師乃作桂子種桂之詩尚書胡公見而
盛賞之乃與錢文僖公賡之胡公領郡錢唐益施金
而爲其寺之三正門者法師領寺既久嘗欲罷去史
君李公諮卽會郡人苦留之又二載當天聖九祀之
孟春方講淨名經未幾顧謂其徒曰我昔在東掖亦
講是經嘗夢荆溪尊者室中授其經卷及出視日已
歿矣今者吾始終於此講也一日果與衆決曰我住
台杭一寺垂四十年長用十方意時務私傳今付講

席宜從吾之志卽命其高第弟子祖韶曰汝當紹吾
道我持此爐拂勿爲最後斷佛種人汝宜勉之遂作
謝三緣詩謂謝絕徒屬命學者刻石示之秋八月二
十有八日子然入其寺之東嶺草堂自晦也明年十
月之八日示微疾不復用醫藥命取嘗和晉人劉遺
民晦迹詩改其結句云翔空迹自絕不在青青山使
磨崖刻之翌日之晚復曰吾報緣必盡敢忘遺訓乎
尔曹耶益說法以勗其屬及後日之晚使請彌陀像
以正其終其徒尚欲有所禱且以觀音像應命法師
卽炷香瞻像而祝之曰我觀世音前際不來後際不

去十方諸佛同住實際願住此實際受我一炷香
或問其所歸者猶以寂光淨土對之至其夕之二鼓
奄然坐終先此法師自製其櫬曰遐榻而銘之學者
務奉其師之前志必臥其靈體于遐榻更七日其形
貌完潔如平昔其壽六十有九臘五十當其化之夕
山中見大星墮乎鷲峯赫然有紅光發於其寺之前
度弟子若虛輩垂百人授講稟法者如文昌諸上人
者僅二十人登門而學者其人不啻千數明年仲春
之四日奉遐榻歸葬于其寺之東月桂峯下與隋高
僧真觀之塔隣也蒙識韶公幾二十年晚山中與其

游益親韶公者年淳重亦名德之法師也嘗以大法
師實錄命余筆削始以敝文不敢當及蒙奏書爲法
以徵效還而韶公已物故方感慨今辯師益以錄見
託願成就其師之意辯師端審善繼又明智之賢弟
子也會余避言適去山中囑之愈勤顧重遠其先師
之命姑按韶公實錄而論次之命曰曲記蓋曲細而
記其事也然慈雲聰哲志識堅明故以其佛法大自
植立卓然始終不衰雖古高名僧不過也世以方之
真觀不其然乎天台之風教益盛于吳越者蓋亦資
夫慈雲之德也吾恨不及見其人是歲嘉祐癸卯之

八年季秋巳亥朔適在京口龍游之東園記之也

鐔津文集卷第十二

校訛

二紙十三行

根當

十三紙十七行

又當

十七紙十

一行詞當

十八紙八行

塔當

二十一紙十五行

史當

使作

嘉興楞嚴寺經房捐貲刻

鐔津文集卷十二

松陵釋宗遠對金陵傳文貞書真州劉文元刻
萬曆丁未孟春月徑山寂照庵識

鐔津文集卷第十三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碑記銘表辭

秀州資聖禪院故和尚勤公塔銘

并叙

嘉祐壬寅之仲秋秀人以故大和尚勤公骨身歸塔
餘杭之安樂山從始也其稟法弟子省文儒者聞人
安遠廼命契嵩書且銘之和尚諱盛懃本姓謝氏不
書其得姓之本末從釋氏也象郡之壽陽人也童真
出家北面事象之白容山惟齊禪師祥符中以誦經
中試遂得落髮其年納戒於桂筦之延齡寺還白容

會其師適滅葬已遂浩然西出更訪其師宗者和尚
天資淳深懿厚夙有道識童之時以自發明徧學衡
湘鄢郢老禪碩師而獨大盡玄旨於德山遠和尚初
以雲門語句請決於遠師雖叩問勤至垂二月遠未
嘗稍辯盡欲其自契耳一旦悟已詣遠質之遠師一
見卽謂之曰汝已徹矣當此和尚頓覺身超虛空不
覺屋廬爲閤復其立處卽徧體雨汗其悟道靈驗如
此也先此和尚嘗師他僧傳習平安般定法始授其
法迺薦地然頂於其師前遽有異光上發圓赫如日
光熄而元畧無所損其師曰汝最上乘法器也勉之

無以此自盡焉其感通又若此也其後禪之學者迺
蔚然嚮慕來浙西混迹于餘杭之安樂山皇祐初嘉
禾太守聶公厚載聞其風率郡人遂命領徒于此更
十有二年而秀之人無賢愚男女風德大化法侶趨
其會者日不下數百精廬完葺僧儲克備而秀有禪
居自和尚興起也以嘉祐庚子之五載仲夏壬寅示
微疾正坐說偈而盡世壽六十八臘四十一以嘉祐
庚子五月己酉遵教火之得五色舍利絢如不可勝
數度弟子者宗益嗣其法而領衆一方曰省文曰有
昌和尚平昔嘗綴古之語要自其書曰原宗集而其

徒方傳之然其所得之法實諸佛之秘要羣生之所
宗諸祖之所傳者也非語默可到然非語默又不能
稍發故和尚莅衆接人雖勤教誨而其語嘗簡其機
緣不煩大較其要道慈德入人最深故其亡也秀人
傾城號慟若喪所親諸君以契嵩於和尚道交相知
尤深詳得其出處廼以文見託雖固亦不得讓焉銘
曰珠惟骨殊圓惟道亦然非生非滅無陂無徧惟小夷石
泐而此法常傳

秀州資聖禪院故暹禪師影堂記

禪師疾病予自杭往問醫藥嘗顧謂曰我老且病是
必已矣死且累子坎而捨之爲我誌其嗣法遂授其
所以然余還杭未幾果溘然而化學者不悉卽焚其
柩卒不得而塔之故列其名迹於影堂命今長老勲
師勒石以傳之禪師諱慶暹其先建陽人也姓范氏
范氏世爲士族其父大父皆仕不復書也始禪師因
父宦生於會稽及其父官死海鹽縣卽與母治產居
秀至是禪師方五歲而秀氣靄然其母異之命從淨
行子昭出家於今資聖精舍踰十歲落髮納戒於靈
光寺習楞嚴圓覺於講師居素又十歲經明明年卽

廣游方外。徧參禪要。又十歲且還。初秀郡未始有禪。居待來者。亦有所缺。然禪師既歸。乃一更其院務。與衆處。諭其屬。卽如十方禪規。主之院。稍治。遂結廬。獨處于園林。篤爲杜多之行。不出不寢。更十九年。雖惡衣惡食。自視宴如也。居無何。會故雪竇清禪師。至其廬。曰。善乎。仁者乃至是哉。因盡示其所證之法。而清禪師大韙之。卒亦承於清師。至天聖中。郡太守張公。幾聖高之命。復方丈。使舉行禪者故事。逮故翰林學士葉公道卿。以中允領郡。見而益喜。遂尊爲長老。命傳其法。垂二十一年。竟以此物故。嗚呼。其世壽已七十。

六而僧臘六十一。禪師治茲院。自壯旣老。凡四十六載。於入甚莊。處已至約。飲食資用。必務素儉。與時俗不合。以故其徒稱難。而少親附。唯士大夫重其修潔。不忍以葷酒溷其室。先時吳中僧之坐法。失序。輒以勢高下。不復以戒德論。禪師慨然。嘗數以書求理於官。世人雖皆不顧其說。而禪師未始自沮。及葉公道卿轉運吳越。而禪師復致其書。而葉公然之。遂正其事於所部。旣而秀衆果推禪師於高座。方再會。卽謝絕。踵不入俗。殆十五年。然亦天性公正。切於護法耳。昔嘗與余語。曰。吾不能以道大惠於物。德行復不足。

觀以媿於先聖人矣。苟忍視其亂法，是益媿也。予卽
應之曰：不必謙也。曹溪宗門天下之道妙也，而學者
罕至。十二頭陀出世之至行也，吾徒之所難能爲法
而奮不顧身，亦人之難能也。是二者師皆得而行之，
又何媿乎？師曰：此吾豈敢也。雖然，予庸以是而稱之
於吾人，蓋欲其有所勸也。禪師之遷化也，至是皇祐
之己亥，實五載矣。悲夫。

故靈隱普慈大師塔銘

并序

師法諱幼旻，信陽玉山人也。本姓葉氏，童時卽有出
俗之志，告父母得命，遂入其邑之興教蘭若，師僧省

單出家，旣納戒，乃訪道四方。來虎林，見惠明禪師，稱
然有道器，卽服膺，執弟子禮，盡學其法。法務無難易
者，備嘗之矣。久之，惠明命師監其寺事，未幾會其寺
大火，蕩盡方根。其所失其同事者，危之皆憂，及禍師
謂之曰：我總寺事，罪盡在我，吾獨當之，爾曹不必懼
也。吏果不入寺，問師第坐其爨者耳。此豈古所謂臨
難無苟免者耶？其後惠明告終，畢其來，師卽帥衆曰：
本府請大長老惠照聰公鎮其寺，以繼惠明所統，仍
以監寺輔之。戮力相與，復其寺不十年，而葺屋廬，葺
然千餘間，益偉於舊。慶曆中，朝廷用其薦，而錫之章。

服其後又賜號普慈及惠照謝世師方大疾亦力病治其來事始惠照垂終遺書舉師自代官疑其事不與以靈隱更命僧主之師事其僧愈恭無毫髮鄙吝心見於聲彩而人益德之當此知府龍圖季公知之乃以上天竺精舍命師以長老居之及觀文孫公初以資政大學士蒞杭特遷之主靈隱始其演法之日孫公大師衣冠貴游不翅百人預會焚香聽其所說而道俗老少貴賤摩肩而趨來者萬計是日人聲馬跡溢滿山谷法席之盛其如此者鮮矣師天性寬平慈恕與人周而多容而人亦頗羨之故居其寺方六

年寺益修衆益靖度弟子二十三人嘉祐乙亥仲冬初忽感微疾而臥先終一日與蒙語將授寺與今知禪德語氣詳正如平昔不衰十三日鷄鳴起漱洗問時辰乃安坐而盡世壽六十一僧臘四十一以是月二十九日入塔于呼猿澗之直北寺垣之內塔已知師以其行狀求蒙文而銘之然在古高僧傳其法凡吾人於其教有德有言及其有功者乃得書之若今靈隱最天下名寺固吾佛法以之弛張也嗚呼普慈於其寺平生如此之效豈不曰於法有功乎余故不讓乃引其事而書之也銘曰

惟功在法惟德在法法既不生其勝緣豈有熄耶惟師之盛善常然不泯不墜斷可見矣

杭州石壁山保勝寺故紹大德塔表

石壁寺去杭越三十里走龍山而西窅然入幽谷有溪流岩石之美雖其氣象清淑而世未始知之自紹大德與其兄行靖法師居之而其名方播亦地以入而著也大德諱行紹杭之錢唐人也本姓沈氏初其母夢得果僧舍利吞之因而有娠及生其性淳美不類孺子不喜肉食嗜聞佛事方十二歲趨智覺禪師延壽求爲其徒父母從之及得戒通練律部當是時

韶國師居天台山其道大振大德乃攝衣從之國師見且器之即使往學二觀法於螺溪義寂法師因與其兄行靖皆事寂法師講求大義居未幾而所學已就還杭卽葺其舊寺尋亦讓其寺與靖法師以會講衆靖法師與大德皆師智覺出家而大德爲法兄靖師爲俗兄靖法師以素德自發先此六十年雖吳中宿學名僧皆推其高人當時故爲學者所歸及靖法師遷講他寺而大德復往居石壁其前後五十年守其山林之操未始苟游於鄉墅間里處身修潔識者稱其清約一旦示感輕疾至其二日之夕囑累其徒

與衆會茶授器已卽坐盡至是其壽已八十歲僧臘六十八歲垂二十年余始來石壁會其弟子簡長因聞其風長亦介潔能守其先範遂與其同學之弟簡微固以大德塔誌見託吾嘗謂之曰教所謂人生難遇者數端而善知識尤難世書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常者斯可矣賢善誠難其會也若師出家於壽公學法於寂公見知於國師韶公韶公不測人也奇節異德道行藹然而壽寂二公亦吾徒之有道者也天下豈可多得若師皆遇而親炙之假令得一見之已甚善也况因人而得法邪若此師之美多

矣復兄弟於靖師同其務學親道栖養於山林又平生之美可書也其塔在寺之西圃故筆而表之是歲皇祐癸巳三月之十一日也

致政侍郎中山公哀辭

并叙

故侍郎中山公其密下葬日客有感其舊德而爲哀辭以見意也然客本佛氏者外遺形質內融情僞不宜有所感而哀之也蓋不忍視其賢人歿而君子之道益寡嗟嘆之不已姑託哀而辭之雖然公之功德在人名與迹太史氏播之而其人不**必**悉知公道德之本至者也公之所本者誠也故其始也修身事親

而鄉人倣之其中也仕於朝廷守大節不變而天子
擢之其老也以禮而退表師乎士大夫而天下儀之
然士之行道於世多初銳而中懈先是而後謬執如
公進退始卒無毫髮之失蓋其修誠厚本而致是尔
公既謝去軒冕益以清淨養其壽命故蒙夫公之交
游亦親識知公之道德所以至者且詳可法也矣嗚
呼辱公之顧待異矣不復睹矣辭曰

鱗羽穰穰兮龍鳳所尸龍不可隱兮鳳不可衰人倫
整整兮聖賢所資聖不可亡賢不可虧老成之人兮
已與化移典刑雖在兮奚可邇窺大夜奄兮今復曉

何時神明一去兮寂寥何知道德垂世兮羣心所思
清白傳家兮世世可師五福貴全兮公得於斯天分
獨好兮誰與等美人壽百歲兮公欲及期孝子順孫
兮胡必增悲伊我所傷兮賢者寔稀純誠不紹兮君
子道微萬類紛綸兮邪正相非特立獨行兮不尔疇
依秋風蕭蕭兮白露霏霏草木零落兮丘隴巍巍靈
車獨舉兮丹旒翻飛顧此別離兮杳杳長遠

李晦叔推官哀辭

并序

隴西李晦叔死有以相報者予聞悼之且有所感也
晦叔有俊才素以其才之力氣自豪故於文章辯論

不甚推讓。去年仲春將施生來，吾室與吾語，終日不能去。嘗曰：昔謂方袍平叔，予今顧師，不足比也。臣自慨相知之晚，及蒙移書讓其過，稱復曰：方今天下賢而有識者，幾其人哉！在仲靈何讓其後，數數以重語推致於交游間，期將復來劇論。雖然，余非其人，酌其意愛，豈不謂之知我乎？別去一年，志方壯，豈悟其忽然而已。亡邪？古人以人生比之浮雲，奄忽不可常保。如此信之矣。辭曰：

昨別晦叔，志氣強。今聞晦叔忽已亡，始知未信便必。尔定聞不覺，心自傷。心傷君子何所切，念君素懷殊。未張賢良不遂，遂或召字死從事，可惜謫仙才。艷長陸機弟兄皆早世，芝蘭零落何相望。高堂有親髮被領，白日悠悠悲未央。憶君去年來，我室抵掌，語聲琅琅。坐人驚嘆，幾絕倒。是是非非窮否臧，當時然諾頗相得。聲色慷慨多揄揚，乃云平叔不足比。齷齪自疑何敢當，白雲有期尚相待。豈意游魂成渺茫，哲人自古寡眉壽。天理如何不可量。

周叔智哀辭 并序

周叔智名測，九江潯陽人也。少聰悟，讀書能強記，自六籍楊孟洎司馬氏史漢老莊列禦寇之說，與吾佛

經歷目則往往通之商較古今援引故事動有典據
嘗駭坐人率皆伏其高論爲文學易繫辭奇峭頗工
耻於奔競造次不移其守故名不籍其朋游屢以其
家貧親老勗之逾四十始以茂才異等舉尋斥於有
司歸鄉曲務以其道訓導後進江州風俗剽輕其人
寡能莊整叔智侃然處於鄉黨而後學小生不敢恣
放去年孟夏得叔智之子明服書且聞叔智以癸未
孟秋死矣嗚呼吾嘗與叔智友凡議論不以道相契
未始發其言交道之中正自謂古人不至如是也及
來吳越不相見已六七年日夕浩然思歸潯陽慕永

遠

一作惠遠

宗炳劉遺民之風同叔智相與老於林下逮

此信吾事不果濟也嗚呼交道之已矣乎哀其人不
復見矣故辭之以揚其德也辭曰

江之山兮康廬效靈江之水兮九江泚清合其氣兮
誕爲人英君得之兮旣聰且明道德脩兮器識恢宏
竟不展兮奪化代并公之壽兮令名不朽君之福兮
學問富有仁義家傳兮子孫寶守孰謂旣往兮不光
其後溢江浮天兮綠淨漪漪白石青草兮日暮參差
若人不歸兮萬古別離相望丘墓兮千里依依

秀州精嚴寺行道舍利述

梵音舍利此云身骨

道必有所驗。非驗孰見乎道之至哉。不邪。佛之舍利。蓋其道之驗也。夫道之大至者。固貫乎人神死生而妙之。聖人以其妙則在幽而能興。在明而能無。是故聖人方其生也。善世而無善。方其死也。潛神而用神。舍利者。亘百世而儼然。效其靈則天下莫測。豈非其神之爲乎。今夫九流百子。以其道而爲之者。天下紛然。謂之道則與佛未始異也。稽其驗則天下無有也。競尊其師則謂佛不足與其聖賢。校其人之死也。不終日而形腐。不終年而骨朽。其神則漠然。烏有乎。忽恍。豈其道亦有所未臻於佛者乎。昔者佛法始傳於

漢而漢人不詳。始傳於吳而吳人不諒。皆專儒老而拒我。故摩騰僧會命舍利以驗佛。世自是翕然而嚮之。夫道遠也。驗近也。觀近也者。發之也。觀遠也者。至之也。至之者。聖人也。以驗觀道則麤妙可審也。以道觀聖人而大小可見也。人亦有言曰。其教有大不可思議之事。益知佛爲大聖人。不其然乎。然舍利之見乎天下者。古今多矣。有盤空而翔者。無端而至者。發光而明。竝日月者。不可焚者。不可碎者。若此行道之舍利。晝夜振之而不息者。天下未始見也。捧其塔敬之。則金鐸益轉。若與人意而相應。與乎美哉。至神之

物不必大也至道之驗不必多也考其始致則曰得之於吳越故國師韶公蓋得乎梁之岳陽王蕭答之所傳者也既而錢氏之先主內於金鐸以小銅塔而緘之實諸靈光寺今寺之舊名殆百年矣韶公至人也號其舍利一曰行道一曰入定入定者秘而不可見行道者益塔而張之是豈不以後世僧不軌道而俗薄寡信將亦有所勸而發之者乎故述其意命吾徒以揚之

題遠公影堂壁

遠公事迹學者雖見而鮮能盡之使世不昭昭見先賢之德亦後學之過也予讀高僧傳蓮社記及九江新舊錄最愛遠公凡六事謂可以勸也乃引而釋之列之其影堂以示來者陸修靜異教學者而送過虎溪是不以人而棄言也陶淵明醜滴于酒而與之交蓋簡小節而取其達也跋陀高僧以顯異被擯而延且譽之蓋重有識而矯嫉賢也謝靈運以心雜不取而果歿於刑蓋識其器而慎其終也盧循欲叛而執手求舊蓋自信道也桓玄振威而抗對不屈蓋有大節也大凡古今人情莫不畏威而苟免忘義而避疑好名而昧實黨勢而忍孤飾行而畏累自是而非人

孰有道尊一代爲賢者師肯以片言而從其人乎孰
有夙稟勝德爲行耿潔肯交醉鄉而高其達乎孰有
屈人師之尊禮斥逐之客而伸其賢乎孰有拒盛名
之士不與於教而克全終乎孰有義不避禍敦睦故
舊而信道乎孰有臨將帥之威在殺罰暴虐之際守
道不撓而全節乎此故遠公識量遠大獨出於古今
矣若其扶荷至教廣大聖道垂祐於天人者非蒙乃
能盡之其聖歟賢邪偉乎大塊噫氣六合清風遠公
之名聞也四海秋色神山中聳遠公之清高也人僧
龍鳳高揖巢許遠公風軌也白雲丹嶂玉樹瑤草遠

題梅福傳後

公之栖處也蒙後公而生雖慕且恨也瞻其遺像稽
首作禮願以弊文題于屋壁

班固云梅子真嘗爲南昌尉不得志遂自引去變姓
名爲會稽監門又曰僊去故後之說者不過謂子真
能以僊尉爲吏隱善與時浮沉往往引其事爲尉者
美言亦學者之不詳也小哉言乎子真磊落有大節
奮不顧身忠於國家憂天下者也當漢朝失理本末
皆顛子真嫉邪臣用事竊弄大權發憤上書論國大
體大要興行禮度登用俊良之人雖觔觸讒佞輩而

無所避忌詞氣蹇諤意欲警動時主雖書屢上而主
竟不悟卒土崩瓦解使當時稍用其言而高祖社稷
未必喪亡嗚呼子真處九品之末朝無一介之援毅
然奮志忠勇過人吐詞扶國家之危逆龍鱗探虎口
不旋踵而禍及其身尚不以爲懼真慷慨大丈夫也
噫古今讀書爲學孰不抱氣自視爲英雄於朋游間
苟有一語相忤不協其意也必發憤詬罵恨不能誅
之如讐及其立於朝廷也眎有不義雖大至於害教
化傷風俗以其不切於已雖眎如不眎雖聞如不聞
往往從而諛之苟其敗也則聚口而笑之此聞子真

之風宜如何爲心子真歿在先漢之季於今上下千
有餘年所於縣尉未有如子真者也將有而未聞見
乎予嘗病世不知子真之德之道徒高其得術僊失
故題云

書文中子傳後

讀東臯子王績集知王氏果有續孔子六經知房玄
齡杜如晦李靜菴常溫彥博魏徵薛收杜淹等果文
中子之弟子也讀劉煦唐書王勃傳知文中子乃勃
之祖果曾作元經矣績死於貞觀十八載去其兄之
世近能言其事也慨房杜溫魏王勃皆不書一字以

傳文中子之賢而隋書復失書之後世故以文中子之事不足信及韓子文興天下學士宗韓以韓愈不稱文中子李翱又薄其書比之太公家教而學者蓋不取文中子也然王氏能續孔子六經蓋孔子之亞也識者宜以聖人之道較而正之其文中子之道苟與孔氏合乃孔子之嗣也而書傳之有無不足爲信隨人愛惡之情欲蔑其聖賢可乎孟軻豈不曰盡信書不若無書吾脉中說其讀詩曰四名五志讀書曰四制七命元經則曰晉宋齊梁陳亡具五以禍其國而善其立法有聖人之道嗟呼不見其六經姑書此

以遺學輩

書李翰林集後

余讀李翰林集見其樂府詩百餘篇其意尊國家正人倫卓然有周詩之風非徒吟咏情性咄嘔苟自適而已白當唐有天下第五世時天子意甚聲色庶政稍解姦邪輩得入竊弄太柄會祿山賊兵犯闕而明皇幸蜀白閱天子失守輕棄宗廟故作遠別離以刺之至于作蜀道難以刺諸侯之強橫作梁甫吟傷懷忠而不見用作天馬歌哀棄賢才而不錄其功作行路難惡讒而不得盡其臣節作猛虎行憤胡虜亂夏

而思安王室作陽春歌以誠淫樂不節作烏栖曲以刺好色不好德作戰城南以刺窮兵不休如此者不可悉說及放去猶作秋浦吟冀悟人主意不果望終棄於江湖間遂紆餘輕世劇飲大醉寓意於道士法故其游覽贈送諸詩雜以神僊之說夫性之所作志之所之小人則以言君子則以詩由言詩以求其志則君子小人可以盡之若白之詩也如是而其性之與志豈小賢哉脫當時始終其人盡其才而用之使立功業安知其果不能也邇世說李白清才逸氣但謫仙人耳此豈必然耶觀其詩體勢才思如山登海

振巍巍浩浩不可窮極苟當時得預聖人之刪可參二雅宜與國風傳之於無窮而離騷子虛不足相比書諸葛武侯傳後

孔明始躬耕於隆中時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有許者惟崔州平徐庶以爲然吾考孔明事迹其以天下至公爲心欲并強魏而復漢社稷與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樂毅不屠莒卽墨之城欲專以王道一歸天下其道豈異哉劉備三往乃見孔明方與備畫計何其工也及備軍敗身遁夏口而孔明往說孫權得兵爲援破曹操於赤壁此與樂毅說趙楚魏使

趙噉秦以伐齊之利而毅并獲楚魏五國之兵伐齊破之濟西而其才畧奇偉與樂埒也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與樂毅報遺燕惠之書其忠義相類但其遇主遭時不如管仲之得志耳使孔明逢盛時天不奪其壽得以始終其事復漢而并一天下與崇王道則管夷吾樂毅殆不及也惜其輕用馬謖遂敗於街亭害其能事然諸葛孔明賢豪俊傑猶暗於知人如此况非如孔明者乃輕信乎利口之人而用之不亦易乎戒之哉戒之哉

書范睢傳後

始范睢變姓名自號張祿先生入秦說秦昭王短秦相穰侯秦昭王遂逐穰侯收其相印即拜范睢為相號為應侯應侯所任用鄭安平以兵降趙應侯憂不知計之所出而蔡澤乃西入秦見昭王使人宣言感怒應侯應侯服其說乃舉蔡澤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范睢既免相秦昭王遂拜蔡澤為相蔡澤相秦數月或惡之懼誅尋亦謝病歸其相印莊子云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焉此與范睢二三子相傾而相奪何以異乎欲

人之欲人亦欲之孰謂能必保其富貴耶

唐段大尉傳贊

段大尉秀實先爲用事者奪去兵權而無怨及是毅然奮勇擊殺朱泚不顧一死圖存王室古所謂社稷之臣也又曰殺身以成仁又曰臨難無苟免唯段氏皆得之矣說者或云段大尉小弱動不迂物頗類儒者及其奮擊反虜罵聲掉厲而氣慴萬夫白刃交前而卒不變色又何壯哉猛如飄風烈如疾雷慷慨雄偉卓出古今太史公疑田侯於畫圖信有之矣嗚呼大凡古今人情得權勢之盛不振主則驕時及失之則怨望不能自存往往謀爲不軌如段秀實太尉者得之不爲幸失之不爲怨成之與敗在未決間而以死循王室擬淮陰侯韓信則其賢遠矣

好善贊

聖人之善以入爲善其人也必好善沮人之善以自善其人也必嫉善好善者其道必廣嫉善者其名必辱好善則天下善人樂以其善告聚天下之善以爲行其道不亦廣乎嫉善則天下善人唯恐其聞所善掩天下之善以爲言其名不亦辱乎舜古之好善人也顏子亦古之好善人也彼舜者古之聖人也當堯

之世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天下不歸乎朱而歸乎舜，而天下豈有善於舜者也。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顏子，古之賢人也。當孔子之時，抱聖人之道，窮處陋巷，人不堪其憂，而顏子不改其樂，庶幾乎聖人所以稱之。而天下豈有善於顏子也。及其聞人一善，則拳拳服膺，若今所謂善人者，吾未見有如顏舜之聖賢也。其善未必善於天下之人，及其聞人之善，孰肯沛然以行之，亦孰肯拳拳而服膺，從而掩之者，有之辯者，必形乎言，訥者必形乎色，脫少而稱之，其人也非情與黨，則不爲也。

嗚呼。欲其名不辱，其可得乎。其道之廣也，其可得乎。今之人不如古之人遠矣。故謂好善者非聖賢之人，不能好善也。窮天地，且萬世，唯舜顏子而已矣。宜乎其道與名傳之於無窮焉。

陸蟾傳

陸蟾，藤州鍾津人也。以能詩名於楚越間。其瀑布詠則曰：靈源人莫測，千尺挂雲端。嶽色染不得，神功裁亦難。夏噴狼鳥疑，秋濺斗牛寒。待到滄溟日，爲海更好看。此詩人尤稱之。客死於攸縣之司空山。予少時游衡山，會隱者高閔，謂予曰：昔陸先生子之邑人也。

方國初特廖氏家以詩盛而四方詩人慕廖氏者來衡山頗衆獨先生陸某詩多警句雖慕廖融亦相推高然生不止能詩而已矣頗知王霸大畧亦俟有所遭遇故其言詩見志如前詩後句云待到滄溟日爲濤更好看而常幅巾布衣好秉高節所至閉戶自處不肯與常人交接余聞其風且嘆之曰陸生邑人也能以詩高出流輩是亦賢矣而負道守節不爲阿世苟合而欲自有所遭遇雖孔孟尚不得其志而生也不亦難乎然天下如陸生從死於丘壑者何限

韓曠傳

韓曠字攝生隱士也或曰卽五代韓通之後也宋初其家破曠方嬰兒人竊匿且育之稍知其世家亦遂自匿于於楊越間歛然長大少年任俠縱酒擊劍一旦感悟卽潔身振衣游名山慕道家絕粒導引爲人沉毅寡語悠然有遠器其惡衣食所至輒閉室不交人世雖官尊如刺史者縱求之未嘗有見者或稍見一揖遂自引不復與語予少時識曠於嶽麓其人已老嘿嘿不妄道事然人多悅其高義而自勸始予謂曠木訥少文及游洪井視其屬辭彬彬可觀聞其平生愈詳益信其有德而有言也竟死於湘潭間

評北山清公書

評曰唐高僧神清不喜禪者自尊其宗乃著書而抑之曰其傳法賢聖間以聲聞如迦葉等雖曰回心尚爲小智豈能傳佛心印乎卽引付法藏傳曰昔商那和修告擾波邇多曰佛之三昧辟支不知辟支三昧聲聞不知諸大聲聞三昧餘聲聞不知阿難三昧我今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如是三昧皆隨吾滅又有七萬七千本生經一萬阿毗曇八萬清淨毗尼亦隨我滅固哉清也徒肆已所愛惡而不知大謬先聖吾始視清書見其校論三昧雖文詞不雅蓋以其善

記經書不別理義端由而不卽非之及考其禪宗之說問難凡數番輒採流俗所尚及援書傳復不得其詳余初謂此非至論固不足注意徐思其所謂迦葉等豈能傳佛心印尤爲狂言恐其熒惑世俗以增後生末學之相訾不已乃與正之非好辯也大凡萬事理爲其本而迹爲末也通其本者故多得之束其末者故多失之若傳法者數十聖賢雖不同聲聞而豈宜以聲聞盡之哉經曰我今所有無上正法等悉以付囑摩訶迦葉竟大般涅槃傳曰我今所有大慈大悲四禪三昧無量功德而自莊嚴而迦葉比丘亦復

如是又謂翹多爲無垢相好佛。又謂僧伽難提乃過去娑羅王如來降跡爲祖。如此之類甚衆。豈非聖人欲扶其法互相尊敬而示爲大小耶。楞伽所謂三種阿羅漢者。一曰得決定寂滅聲聞阿羅漢。一曰增修菩薩行阿羅漢。一曰應化佛所化阿羅漢。此阿羅漢以本願善根方便力故。現諸佛土。生大衆中。莊嚴諸佛大會。故若大迦葉傳法數十聖賢者。豈非應化佛所化之阿羅漢者也。然佛所化者宜其所有四禪三昧無量功德與如來不異也。不異乎如來而傳佛心印。孰謂其不然乎。若商那和修曰阿難三昧而我不

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斯恐其有所抑揚耳。未可謂其必然。經曰入遠行地已得無量三昧。夫入遠行地者。蓋七地菩薩也。七地菩薩尚能得無量三昧而化佛豈盡不能也。然佛之所傳心印與餘三昧者宜異。曰而道哉。夫心印者。蓋大聖人種智之妙本也。餘三昧者。乃妙本所發之智慧也。皆以三昧而稱之耳。心印卽經之謂三昧王之三昧者也。如來所傳乃此三昧也。清以謂餘三昧邪。其所謂七萬七千本生經。一萬阿毗曇八萬清淨毗尼亦隨我滅。此余未始見於他書。獨付法藏傳云爾。尚或疑之。假令其書不謬。恐

非謂其傳法聖賢不能在持而然也是必以後世羣生機緣福力益弱而不勝其教以故滅之方正像末法三者之存滅亦隨世而法污隆焉曷嘗為其弘法聖賢而致正末邪嗚呼學者不求經不窮理動謬聖人之意為其說雖能編連萬世事亦何益乎書日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清之謂也歟

評唐續僧傳可禪祖事附

評曰唐續高僧傳謂可遭賊斷臂與余書云曷其異乎曰余考法琳碑曰師乃立雪數宵斷臂碎身營求開示亦曰投地碎身願其開示然為僧傳者與琳同時琳之說與

禪書合而宣反之豈非采聽之未至乎抑亦從邪說而妄非之乎故其書不足為評亦云不可憑亦云不在詳評然各有旨也 鐔津文集卷第十三

校訛

五紙十七行大師當作大帥讀作率 七紙七行時藏誤 十九

行假令與北山篇同藏訛作假全

嘉興楞嚴寺經房捐貲刻

鐸津文集卷十三

平湖釋在照對金陵傅文貞書涇縣徐世繼刻

萬曆丁未孟春月徑山寂照庵識

金溪文集卷十三

金溪文集卷十三

金溪文集卷十三

